

中国在联合国机构的国际角色： 一种自我与他者视角

宗华伟 谢喆平

内容提要 自我与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角色既有共识也有差异。在自我视角下,中国国际角色为支持维护国际秩序、践行多边主义、积极贡献、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联合国机构的其他者视角下,中国作为支持维护者的角色获得普遍认同,但关于贡献者、发展中国家、多边主义践行者以及负责任国家的角色评价相对于自我认知还存在程度和内涵上的差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日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角色观,在自我与他者互动中把握世界大势、发挥积极作用,为此,中国可在角色概念、内涵和支撑性行动等方面同联合国机构进一步磨合,提升国际角色塑造成效。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国际角色 中国 联合国机构 自我—他者视角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最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快速提升与外交转

* 宗华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二级调研员。(邮编:100871);谢喆平:清华大学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邮编:100084)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型,崛起的中国如何建构国际角色已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主题。^① 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树立正确的角色观,就是要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以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等重要的国内国际场合指出,中国要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③ 这体现了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角色自我定位,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的身份参照与政策目标。有学者也指出,推进新时代大国外交能力建设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通过“三观”把握世界大势,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④ 可见,中国的国际角色要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并在自我与他者的对比性审视与互动中推进。厘清中国的国际角色现状不但是当务之急,也为相关多边外交政策制定提供支撑和参考。

联合国体系是透视中国国际角色现状的重要棱镜。中国通过在联合国机构重要机制性会议的立场性、政策性发言表达、展示和塑造自己的国际角色,联合国机构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理解和期望等则集中体现在其最高行政长官的公开的正式发言中,中国的国际角色自我认知与联合国机构对中国国际角色的感知及评价形成了话语交汇。联合国体系是中国展现和塑造国际角色的重要场域。其中,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世界银行(World Bank)是与中国合作

①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外交部党委:《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指南》,《人民日报》2020年8月18日,第9版。

③ 杨洁篪:《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16年第18期,第3—6页;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第七十五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2020年9月23日,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0-09/23/c_139389875.htm, 2021-08-3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7/15/c_1127658385.htm, 2021-08-30;《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21年9月21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2/content_5638597.htm, 2023-01-0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023-01-07。

④ 齐玉:《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举旗定向》,《学习时报》2021年12月29日。杨洁篪:《习近平外交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经验启示》,《当代世界》2022年第11期,第10—15页。

历史最久、互动最为频繁的机构,其领导人对华正式发言集中体现了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角色。

为系统梳理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以来中国的国际角色,本文选取2019年至2020年联合国秘书长以及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领导人的公开发言,以及中国代表团在这五个机构的正式发言,共考察了276篇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发言稿以及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稿、媒体通报和访谈稿(英文、法文、中文)。其中,联合国秘书长72篇,粮农组织总干事58篇,世卫组织总干事67篇,教科文组织总干事42篇,世行行长37篇;中国国家领导人、外长、常驻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代表、参加国际组织重要会议代表团团长等在联合国大会及各专门机构机制性会议和重要国际会议中发言、会谈稿73篇。^① 文本分析聚焦角色语词这一最小表意单位,通过分析语词使用频度和语义内涵揭示发话者视角及其意义,并将自我国际角色定位于联合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进行比较,探讨自我—他者视角下的角色共识与差异。

一、角色理论与中国国际角色研究

角色理论是对外政策分析的一种重要工具。国家的国际角色观念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②而且反映国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于中国国际角色的研究通常将角色概念用作一种描述性修辞,泛指中国的国际地位、行为及影响,而不是具有明确内涵与清晰维度的研究变量。研究视角多为单一向度,或从国内政治、历史文化和民众预期等方面追溯中国角色观念的成因,或强调国际体系压力和国际地位对中国角色的限定,少见对国际组织多边实践场域中的角色研究。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是体系维护者还是修正者、贡献者还是破坏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 国际角色概念内涵及演进

角色(英文 role, 法文 rôle)在现代西方语言中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指戏剧、电影中演员通过其言行表达的形象,二是广义或具体的功能、职责、作用,

^① 均为官方网站公布的英文、法文原文文稿,少数多语言发言稿参考了官方网站提供的英文或法文翻译。中方领导人及代表团发言稿参考了国际组织官方网站提供的英文、法文的翻译,并结合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权威媒体和外交部发布的发言稿全文或新闻报道。

^② 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1页。

三是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根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在社会群体中的职责而形成的行为预期或行为规范。^① 角色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语境中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语词,但多数是在前两种定义基础上的一种修辞,表达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形象,描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尔维·J. 霍尔斯特(Kalevi J. Holsti)于1970年把社会角色概念引入对外政策分析,指出国家角色(national role)作为决策者对本国在国际体系中应采取的决定、承诺、规则与行动的一般性看法,具有持续的稳定性和准确的表征性,因而可以被视为解释和预测国家对外政策及行为的指南。^② 霍尔斯特还开辟了用文本分析方法归纳和分类国家角色的传统,提出了领导者、保护者、盟友、协调者、卫星国、解放支持者、反帝国主义者、积极或消极的独立者等国家角色清单。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N. 罗西瑙(James N. Rosenau)将角色视为世界政治的分析单元,角色剧本(role scenario)是对外行动的图式。^③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斯蒂芬·G. 沃尔克(Stephen G. Walker)认为,角色理论能够成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延伸和补充,角色期待、角色暗示与角色要求为对外言辞与行动之间的相关程度的提供了解释。^④ 美国西东大学教授娜奥米·B. 威什(Naomi B. Wish)在国家角色概念下区分了国家地位、动机取向、议题领域等具体维度,验证了决策者的国家角色观念与该国外政策行为之间的强相关性。^⑤

早期的角色研究者把国家角色看作是一种完全的自我意象和自我认知,隐含的假设是国家角色与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直接相关,甚至被体系结构决定和分配,外生于行为体身份认同及其形成过程。这一观念被一些欧洲学者批评为缺乏社会学性,因为忽视了角色在国家内部和外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动态塑造与演变进程,特别是其中的角色质疑、差异、矛盾等

① Britannica, T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Rol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role>, 2021-03-07; 柯林斯英语词典: <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role>; 拉鲁斯法语词典(Larousse Dictionnaire): <https://www.larousse.fr/dictionnaires/francais/r%c3%b4le/69736>, 2021-08-30.

②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3, 1970, pp. 233-309; Jean-Fédéric Morin, Jonathan Paqu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 Textboo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271-275.

③ James N. Rosenau, “Roles and Role Scenarios in Foreign Policy,” in Stephen G. Walker,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4-65.

④ Stephen G. Walker,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6-79, 81-93.

⑤ Naomi Bailin Wish, “Foreign Policy Makers and Their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4, No.4, 1980, pp. 532-554.

张力。^① 社会学家拉夫·特纳(Ralph Turner)、西奥多·R. 萨宾(Theodore R. Sarbin)的建构角色理论以及乔治·H. 米德(George H. Mead)的符号互动论、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话语沟通理论为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建构主义学者拓展角色研究路径提供了给养和启发。^② 在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院教授汉斯·W. 穆勒(Haans W. Maull)、海德堡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哈尼施(Sebastian Harnish)等学者看来,角色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它有助于解决“施动者与结构问题”,能够反映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与互构,从而为国家行动提供更好的诠释。^③

由此,重要的不再仅是国家的自我角色观念,而是国家的国际角色,指的是“由自我与他者关于某一行为体在特定组织团体中行动目标的预期共同塑造的社会地位”。^④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角色和国际角色是可交替使用的概念,但是国际角色偏重的是国家在国际场域中的行为特点,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特性,因此更强调自我与他者的视角差异与互动,行为体关于自我(self)的角色观念要经由他者(alter)的透视与再投射才能真正形成。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来看,国家的国际角色必然包含自我角色观念与期望的主我(I)和经由他者透视和投射而被自我内化的宾我(me)两部分。^⑤ 当自我与他者的期待与认知趋同、产生共识性角色时,行为体角色获得认可,可实现角色扮演、巩固自我角色观念、促进身份认同;当双方的角色观念出现较大差距矛盾、产生差异性角色观念时,行为体就难以成功实现角色建构,可能需要角色适应(role adaptation)与角色改变(role change)。^⑥ 一个国家的国际角色处在自我

① Marijke Breuning, “Role Theory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e of the Art and Blind Spots,” in Sebastian Harnish et al., eds., *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proach and Analyse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1, pp. 16-36.

② Cameron G. Thies,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in R. A. Denemark,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 Wiley-Blackwell, 2010.

③ Sebastian Harnish, “Role Theory: Operationalization of Key Concepts,” in Sebastian Harnish, et al., eds., *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proach and Analyse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1, pp. 7-8.

④ Sebastian Harnish, “Role Theory: Operationalization of Key Concepts,” p. 8; Sebastian Harnish, “Role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ebastian Harnish, et al., eds.,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Challenges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6, p. 5.

⑤ Sebastian Harnish, “‘Dialogue and Emergence’: George Herbert Mead’s Contribution to Role Theory and His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Sebastian Harnish, et al., eds., *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proaches and Analyse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1, pp. 36-54.

⑥ Sebastian Harnish, “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8, No.1, 2012, pp. 47-69.

与他者、施动者身份与体系结构的持续互动进程中。或者说，国际角色是由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官僚政治、利益集团博弈等内部根源与体系结构变迁、国际地位变动，以及重要他者的角色诱设（altercasting）等外部根源共同塑造的。^① 因此，需要梳理、理解和解构自我与他者的视角及视距，通过话语和行动促进自我与他者的角色共识，减少和消弭角色差异。

（二）关于中国国际角色的研究

在霍尔蒂 1970 年的奠基性论文中，中国是一个有着较强国家角色观念的“个性鲜明”国家。根据 1965—1967 年的素材，霍尔蒂发现中国有革命—解放堡垒、解放支持者、地区次体系合作者、反帝国主义者、忠诚盟友和榜样等六种国家角色，^② 多于一般国家的平均 4.5 个角色，说明中国当时身份认知与国际地位的复杂性。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快速崛起，关于中国国际角色的研究日益丰富，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描述和指称中国国际角色的语词数量众多，而且语义内涵、感情色彩差异极大。正向语义内涵与感情色彩的角色语词包括：负责任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体系维护者、全球治理参与者、建设者、学习者、模仿者、贡献者、全球/地区领导者、协调者、规则设计者、多边主义支持者、体系变革引领者、温和改革者和建设性改良者等。^③ 负向语义内涵与感情色彩的角色语词包括：搭便车者、推责者（responsibility shirker）、破坏者（spoiler）、投机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强硬者（assertive）、隐匿的现实主义者（hidden realist）、新干涉主义

^① 庞珣：《国际角色的定义和变化：一种动态分析框架的建立》，《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33—143 页。

^②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3, 1970, pp. 233-309.

^③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第 58 页；王俊生：《变革时代的中国角色：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0—162, 179—182, 206—212 页；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建构：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6—81 页；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97-212; Thomas J. Christensen,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China: Recent Lesson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2, No.3, 2009, pp. 89-104; Chen Yugang, “China’s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Sebastian Harnish, et al., eds.,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Challenges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6, pp. 110-126.

者、作恶者(perpetrator)和抱怨者(demandeur)等。^① 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和评价依发话者视角和议题情境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近年来随着大国关系的竞争面上升呈现出一种极化趋势。

第二,多为体系层面的“宏大叙事”,聚焦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整体态度、长远取向、政策行为及影响。比如,中国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渐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和制度背景,从“反叛者、革命者、疏离者、旁观者和受益者向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转变”。^② 此类研究着眼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注重通过中国在各种功能性领域和国际机制中的议程设置、理念创新、倡议行动等实证中国的“角色转变”。^③ 另一种叙事则认为,由于中国漫长的“中央帝国”历史和“天下”秩序观,以及难以平复的殖民主义受害者心理,中国不会甘于满足现状,而是会运用其快速增长的物质和非物质实力修正和重塑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使之符合自身理念和利益诉求。^④ 这两种叙事构成当前关于中国国际角色争论的主要焦点。

① Scott L. Kastner, et al.,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Opportunistic Multilateralism,” *Global Policy*, Vol.11, No.1, 2020, pp.164-169; Severine Arsène,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in Chinese Academic Literature: Rebalancing a Hegemonic World Order?” *China Perspectives*, Vol.106, No.2, 2016, pp.25-35; James A. Brander, et al., “China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Challenge to the Rule of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48, No.7, 2017, pp.908-921; Pak K. Lee and Lai-Ha Chan, “China Joins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New Player, More Medicines, and New Rules?” *Global Governance*, Vol.20, No.2, 2014, pp.297-323; Allen Carson, “Is There Something Beyond No? China and Intervention in A New Era,” in Jacques de Lisle and Avery Goldstein, eds., *China's Global Engagement: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7, pp.183-206.

② 靳诺等:《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82页。

③ Ann Kent,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8, No.3, pp.343-36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Thomas J. Christensen,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China: Recent Lesson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2, No.3, pp.89-104; 卢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的角色》,《当代世界》2019年第4期,第12—17页;郭树勇:《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与中国的角色定位》,《人民论坛》2017年第14期,第25—36页;张海滨、胡王云:《巴黎气候大会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及中国的角色转换》,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54—62页。

④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East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 pp.64-99;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Penguin, 2009; William A. Callahan and Elena Barabantseva, eds., *China Orders the World: Normative Soft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2, pp.183-214; 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Wronged by Empire: Post-Imperial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in India and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Bently B. Allan, et al., “The Distribu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s Hegemonic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2, No.4, 2018, pp.839-869.

第三，偏重历史维度，注重对角色建构历程的回溯性分析，^①探究中国在历史演进中的角色调适与角色延续，^②以及中国古典哲学、战略文化、历史经验和记忆等国内因素对当代角色观念的形塑和影响。^③比如，中国在两极格局下作为发展中国家领导者和“第三种力量”的角色影响了其当今同非洲国家建立并维持特殊友谊关系的政策取向和角色定位，甚至将“友谊”置于经贸利益之上。^④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文化心理动因可以溯源到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中国对自身国际角色的积极认知中。^⑤

既有研究缺少自我与他者视角的比较研究。无论是研究角色观念对政策行为的影响还是探究国际角色的成因，都将角色视为一种内外共识，很少聚焦特定时段和情境中角色本身包含的视角差异和意义争议。中国国际角色可以指涉国家实力地位，对国际体系、制度和规范的态度、取向、意图，以及对外政策和行动结果与影响等不同的内涵维度，这些维度均存在不同视角透视下的不同认知和理解。缺乏差异性、对比性的研究，就可能一味关注互动中的主我(I)、轻视宾我(me)，难以形成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导致“聋子之间的对话”。同时，缺乏对角色观念互动场域的辨析。众多研究中国在全球治理、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角色的文献关注宏观层面的远视距的观察分析，忽视了具体实践场域对角色互动的影响。场域是国际关系理论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哲学中借鉴而来的概念，指关系性的社会互动空间，有特定的权力结构、游戏目标及游戏规则。^⑥从自我与他者对比的视角透视中国国际角色，有必要将分析层次从宏观层面拉回至具体的日

① 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 Nele Noesselt, “China and Socialist Countries: Role Change and Role Continuity,” in Sebastian Harnisch, et al., eds.,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Challenges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6, pp. 171-187;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

③ Chih-Yu Shih and Jiwuy Yin, “Between Core National Interest and a Harmonious World: Reconciling Self-role Concep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6, No.1, 2013, pp. 59-84; Ja Ian Chong, “Popular Narratives Versus Chinese History: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 Emergent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 No.4, 2014, pp. 939-964.

④ Niall Duggan,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Its All-Weather Friendship with Africa,” in Sebastian Harnisch, et al., eds.,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Challenges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6, pp. 207-225.

⑤ Sebastian Harnisch, “China's Historical Self and Its International Role,” in Sebastian Harnisch, et al., eds.,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Challenges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6, pp. 38-58.

⑥ Pierre Bourdieu, *Le sens de pratique*, Minuit, 1980, pp. 113-120.

常实践场域中,结合场域特征理解角色内涵与意义。事实上,国家间双边互动与国际组织中的多边互动有不同的沟通交往规则,角色语词在不同场域的话语呈现也有不同特点,联合国机构中的角色语词表达与评价相对而言较为均衡、中立。因此,有必要选取具体时段、情境和场域,考察自我与他者不同视角下的角色观念及其话语呈现,探究现实中充满差异和矛盾的中国国际角色。

二、联合国机构场域中的国际角色

联合国机构是中国开展国际角色互动、塑造角色自我观念与他者认知的重要实践场域。21世纪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立体外交布局。^①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对外政策中,中国把联合国视为“国际体系的核心”,把联合国宪章及其规则视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对联合国的立场态度作为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以及全球治理立场态度的标志。^②中国近年来积极主动的多边外交最显著地表现在对联合国的态度和参与上,尤其是在贸易、卫生、文化、环境和人权等广泛而具体的议题领域中的参与不断扩展。^③

联合国是一个国际组织体系,由若干核心机构、基金、项目以及专门机构(specialized agencies)等共同组成。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是联合国全部193个成员国辩论、决策并实现其代表性的最高机构,体现了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权威性和普遍性国际组织的特征。秘书处是联合国核心机构之一,负责联合国的日常工作。此外,联合国还有15个专门机构,即具有自主地位、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条和第11条关于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原则与联合国签署专门协定并共同履行使命的国际组织,覆盖经济、工业、电信、教育、科学、文化、劳工、农业、气象等广泛的议题领域。^④专门机构有独立的组织实体、预算、人员以及治理结构,不同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

① 冯维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科学内涵、战略布局与实践要求》,《国际展望》2018年第3期,第13—28、152—153页。

② 外交部:《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立场文件》,2020年9月10日, <https://www.mfa.gov.cn/web/zyxw/t1813749.shtml>, 2021-08-30; 高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二十二讲》, 2021年3月1日,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3/0d2a4aaaf5e7405b8bce8135af07c90.shtml>, 2021-08-30。

③ 叶自成、张清敏:《中国的当代外交》,载〔澳〕保利娜·克尔、杰弗里·怀斯曼主编:《全球化世界的 外交:理论与实践》,张清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9—330页。

④ 联合国:《联合国专门机构简介》, <https://www.un.org/chinese/aboutun/uninbrief/institutions.shtml>, 2021-08-30。

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等执行单一任务、依附于联合国的基金与项目,也不同于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等更为独立的联合国其他实体与相关机构。^①

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并加入全部15个专门机构,向其派驻了常设的外交使团,参与日常事务磋商,出席成员国大会,在这些实践场域表达和塑造国际角色。^②比如,联大一般性辩论(general debate)通常由各国元首、外长等参加,同各国一样,中国在这一场合进行最高级别的立场声明和政策宣示。除联合国外,中国还是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专门机构的创始成员国,与这些机构合作历史最久、参与程度最深。根据外交部和新华社官方网站报道的领导人活动信息,中国国家领导人近年来会见频率最高的国际组织领导人是联合国秘书长、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世卫组织总干事和世界银行行长,体现了这些机构的重要性。中国在专门机构成员国大会等机制性会议所作的立场发言、同专门机构领导人的话语交流体现并表达了中国对国际角色的自我认知。

如果把中国作为在联合国机构舞台上进行角色互动的一方,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及各专门机构秘书处最高行政长官即通常所说的国际组织领导人就是作为另一方的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联合国秘书长不只是联合国日常行政事务的总负责人,而且是整个联合国体系的领导者代表,被视为联合国理念的象征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代言人。^③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济社会理事会、各专门机构及各国领导人峰会等场合进行公开发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代表了一般而言的联合国对国际事务的观点态度。联合国专门机构治理架构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代表国际组织本体的秘书处。专门机构秘书处最高行政长官一般称为总干事(Director-General)或秘书长,世界银行称为行长(President),由其《组织法》或《宪章》等基本文件赋予制定工作计划、任命人员、代表国际组织向成员国及国际社会报告发言等职权。这些基本文件还规定最高行政长官的遴选程序与政治授权。比如,教科文组织《组织法》规定总干事要由成员国提名人选、执行局投票选出候选人、最后由成

① United Nations, *UN System: Funds and Programmes, Specialized Agencies, Other Entities and Bodies,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system>, 2021-08-30.

② 外交部:《联合国》《中国与该组织关系》(2020年10月更新),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1966/jbqk_681968/,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1966/zghgzz_681970/, 2021-08-30.

③ UN, "UN Leadership," <https://www.un.org/en/about-un/>, 2021-08-30.

员国全体大会决定任命。^①与联合国秘书长类似,各专门机构一般也将总干事的履历、愿景、活动、讲话等在官方网站上公开发布,作为国际组织透明度与负责性的表现。本文选取联合国秘书长和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四个专门机构总干事作为他者视角的代表,不仅因为这些机构在中国参与的多边合作体系中具有重要代表性,而且现任秘书长及四位领导人均就任于2017年至2019年间,^②其公开、正式发言覆盖了各机构年度或双年度业务周期中的所有重要机制性会议,比如成员国大会、执行局会议和重要领导人峰会等,能够连贯一致地体现各机构的基本立场。

三、中国国际角色的自我认知与他者评价

联合国体系中的自我与他者视角不同于国家间的双边视角。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长和大使等在诸如联合国大会等一般性国际场合的对外政策宣示、立场性文件或发言以及与公开的双边会谈中,集中体现自我国际角色的语词表达。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多边场域中表达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整体立场和态度,联合国机构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表达基于更为抽象和宏观的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普遍规范。

(一) 自我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角色

国家的自我角色设定会随着行为情境和场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自我定位的角色观念中有一些核心的角色是起基础性、根本性和支配性界定作用的,^③具有跨越一定时段的历时稳定性,反映出行为体深层次的身份认同,一旦遭受挑战或怀疑会影响行为体的整体认知、决策与行为,甚至危及行为体的本体安全——这类角色可称为根本性角色,或者说元角色(meta-role)。^④国家

① UNESCO,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Basic Texts*, 2020 edition, revised in the 40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2019, pp. 14-15.

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017 年 1 月就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2017 年 5 月当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2017 年 11 月当选,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 2019 年 4 月当选,粮农组织总干事屈东玉 2019 年 8 月当选。

③ Bruce Wilshire, "Role Playing and Identity: The Limits of the Theatrical Metaphor," *Cultural Hermeneutics*, Vol.4, No.2, 1976, pp. 199-207.

④ Rikard Bengtsson and Ole Elgstrom, "Reconsidering the European Union's Ro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conceptions, Expectations, and Performance," in Sebastian Harnish, et al., eds, *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proach and Analyse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1, pp. 113-130.

在特定议题领域、情境和场域中持有和扮演的具体角色是对根本性角色的重申、支持与辅助，只是根据国家所处背景及介入程度、方式等不同有所侧重、延伸或具体化，这类角色可称为情境性角色(context-specific role)。^① 国家需要通过一系列情境性角色来表达、投射、强化其根本性角色，推动根本性角色获得他者接受与认可，从而实现成功的角色建构。

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的角色语词有较强的稳定性。从2013至2020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发言中关于中国国际角色所使用的语词主要包括：国际秩序维护者、国际体系参与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联合国负责任的一员、多边主义践行者、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稳定锚、稳定器、发动机、动力源、助推器等类比修辞，以及“中方支持”“中方维护”和“中方愿为……做出贡献”等表达方式。高频语词包括维护(52次)、支持(29次)、贡献(25次)、建设(18次)、践行多边主义(14次)、参与(12次)、改革(12次)、负责(11次)、践行(9次)，以及发展中国家(8次)。习近平主席2013至2020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12次、通电话1次，提到对联合国的“支持”13次、“维护”11次，称中国是“首个在联合国宪章签字的国家”，^②是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参与者”。^③ 中国在联合国场域中自我界定的根本性角色可概括为：“支持维护现行国际体系、践行多边主义、为之贡献并推动改革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

表1 中国在第68—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角色语词

文本来源	角色语词
王毅在第68届联大发言	联合国负责任的一员、多边主义践行者
王毅在第69届联大发言	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与安理会决议(间接界定)
习近平在第70届联大发言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李克强在第71届联大发言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中大国
王毅在第72届联大发言	世界和平的“稳定锚”、发展繁荣的“发动机”、多边主义的“助推器”

^① Rikard Bengtsson and Ole Elgstrom, “Reconsidering the European Union’s Ro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conceptions, Expectations, and Performance,” pp. 113-130.

^② 新华社：《习近平会见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19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01/19/content_5161089.htm, 2021-08-30。

^③ 新华社：《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6年7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7/c_1119182815.htm, 2021-08-30。

(续表)

文本来源	角色语词
王毅在第73届联大发言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多边主义的践行者、负责任大国、世界上开放步伐最快、开放幅度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王毅在第74届联大发言	全球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国际和平的重要稳定器、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坚持多边主义、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习近平在第75届联大发言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第68—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稿整理。参见:<https://www.un.org/zh/ga/sessions/regular.shtml>, 2021-08-30。

中国常驻使团代表以及出席重要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政策性、立场性发言,^①以及国家领导人与各机构领导人双边会谈中的公开交谈内容,体现中国的角色认知。这四个专门机构以年度或双年度为工作周期,即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成员国大会和数次执行局或理事会,制定和执行一轮政策、计划和预算。2019至2020年中国代表在上述专门机构中至少参加了一个完整工作周期的大会总政策辩论、执行局或理事会全体会议并作立场性发言,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大致相同时段与上述机构领导人亦有会谈交流。

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粮农组织2019年召开的第41届大会,2019年以及2020年举行的第161至165届理事会并发言。^②中国在这些场合使用的角色语词包括: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者、会费贡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从7.92%增长到12.006%)、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坚定支持者和发展中大国,在语义层面强调的角色重点为贡献、支持和发展。

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世卫组织2019年和2020年举行的第72、73届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③2019年和2020年举行的第144、146、147届执行局会议(Executive Board),2020年举行的第5届执行局特别会议(Ex-

^① 参加国际组织重要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与中国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有时重合,有时不同,因为像国际组织成员国大会等最高级别机制性会议,中国一般由国内政府主管部门牵头派团参会,而国际组织日常性磋商与执行局等监管机构会议,一般由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参会。

^② FAO, "Verbatim Records of the Plenary Meetings of the Conference (CL2019/PV)," <http://www.fao.org/about/meetings/conference/c2019-old/verbatim/en/>; Verbatim Records of the Plenary Meetings of the Council (CL161/PV, CL162/PV, CL163/PV, CL164/PV, CL165/PV), <http://www.fao.org/info/govbodies/gsbhome/council/verbatim/en/>, 2021-08-30.

^③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由于疫情影响分5月和11月两阶段召开。

ecutive Board Special Session)并发言。^①此外,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并与其互通信函。中国的角色语词包括: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维护者、世界卫生组织支持者、抗击疫情负责任国家、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公共产品(疫苗)贡献者,强调的角色语义重点为:维护、支持和负责。

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教科文组织2019举行的第40届大会(General Conference),2019年和2020年举行的第206、207、209、210届执行局会议(Executive Board)并发言。^②习近平主席于2018年会见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中国的角色语词包括:教科文组织长久的支持者、多边主义践行者、团结合作维护者、业务工作积极参与者、文明间对话倡导者,强调的角色语义重点为支持、维护、参与和践行多边主义。

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世界银行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2019和2020年的年会,以及2019和2020年春季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年会(Joint annual meetings)与发展委员会会议。^③此外,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于2018年、2019年会见世界银行行长。中国的角色语词包括:多边主义支持者、负责任大国、现行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发展中大国、发展援助提供者,强调的角色语义重点为:支持、贡献、负责和践行多边主义。

中国在四个联合国专门机构中表达的情境性角色与在联合国大会表达的

① WHO, "Summary and Verbatim Records," The 72th Session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72/2019/REC2), [https://apps.who.int/gb/dvr/DVR\(WHA\)-72/E/plenary_meeting.html](https://apps.who.int/gb/dvr/DVR(WHA)-72/E/plenary_meeting.html), 2021-08-30; 73th Session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72/2019/REC3), https://apps.who.int/gb/or/e/e_wha72r3.html, 2021-09-02; The 144, 146, 147th Sessio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https://apps.who.int/gb/or/e/e_144r2.html, 2021-09-02; https://apps.who.int/gb/or/e/e_146r2.html, https://apps.who.int/gb/or/e/e_147-PSR-2.html, 2021-09-02; The 5th Special Sessio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https://apps.who.int/gb/statements/EBSS5/>, 2021-09-02.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08届执行局会议为执行局委员内部分组选举,不涉及成员国立场发言。

③ World Bank, "Statement by the Hon. Jiayi Zou, Governor for China at the 2019 Annual Meetings: Governor's Statement No.15(English),"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680451572382292278/statement-by-the-hon-jiayi-zou-governor-for-china-at-the-2019-annual-meetings-governors-statement-no-15>, 2021-09-02; "2020 Annual Meetings of the Boards of Governors: Summary Proceedings(English),"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756651606147672010/summary-proceedings-2020-annual-meetings-of-the-boards-of-governors>, 2021-09-02; "IMFC Statement by Yi GANG, Governor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on behalf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meetings.imf.org/en/2020/Spring/Statements>, 2021-09-02; "Statements by Kun Liu," Minister of Fina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Development Committee of the Boards of Governors of the Bank and the Fund, 2020 Spring(DC/S/2020-0032), 2019 Spring(DC/S/2019-0021), <https://www.devcommittee.org/index.php/statements?f%5B0%5D=meeting-year%3A2020>, 2021-09-02.

根本性角色的关键词词存在整体一致性,即高频语词为“维护、支持、贡献、负责、践行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情境中侧重点略不相同,比如,在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强调贡献者的角色,在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则更强调负责任大国角色,对支持和参与多边主义的表态在教科文组织更加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中也频繁提及改革,但这一语词很少出现在专门机构的情境性角色话语表述中。整体而言,自我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角色以发展中国家为基本定位,以维护、支持为总体立场,以多边主义为选择取向,以负责、贡献为强调重点。

(二) 联合国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角色

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对成员国国际角色的感知、界定、预期以及反馈有三种途径:一是直接界定成员国的地位和作用,正面确认成员国的国际角色。比如,粮农组织总干事在2020年10月纪念该组织成立75周年活动中称加拿大和美国“在本组织记忆和心灵中占据独特地位”,美国是“最大的财务贡献者和可资依赖的力量支柱(pillar of strength)”。^①二是就某一具体倡议、项目、活动或捐款点名向成员国表达感激、赞赏,在事实上为一个国家塑造领导者、核心支持者、贡献者等角色背书。比如,世卫组织总干事在多个场合表示“感谢德国、法国、南非和欧盟在建立新冠肺炎应对机制加速计划中(ACT Accelerator)发挥的领导作用”。^②联合国秘书长2019年访问太平洋岛国期间与新西兰总理举行联合新闻发布,表示“感谢新西兰对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支持”,“赞赏新西兰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的领导力”。^③三是保持缄默,对成员国自我界定的角色以及强调的项目、活动、倡议等不做响应。根据外交惯例,国际组织一般不会在公开场合对成员国做出直接的负面评价,即使面对美国宣布或威胁退出某个国际组织这样的极端情况,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只是表示

① FAO, “Director-General’s Speech at the 7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FAO with Canada and the US,” <http://www.fao.org/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en/c/1317524/>, 2021-09-02.

②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world-health-assembly--9-november-2020>, 2021-09-02.

③ UNSG, “Opening Remarks at the Press Encounter with Jacinda Ardern, Prime Minister of New Zealand,”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19-05-12/press-remarks-jacinda-ardern-prime-minister-of-new-zealand>, 2021-09-02.

“遗憾”。^① 因此，国际组织事实上的“未提及”“不响应”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中立、默许，但仍可被视作某种含蓄的负面反馈。下文以 2019 至 2020 年联合国秘书长与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秘书处最高行政长官在重大活动场合的正式发言文本作为素材，分析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评价与反馈。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公开发言中提到中国 33 次，以陈述句式提到中国在气候变化等国际行动中的具体行为、事件 21 次，从语词或语义上提及中国国际角色 7 次。这 7 次谈及中国国际角色可分为两种语境。第一种是与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欧盟等被共同提及，2 次称中国与美国为“最大的碳排放国”，1 次评价中国与法国共同在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上为促成共识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1 次称赞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英国与中国共同为 G20 国家树立碳中和参照标准。这种与其他国家联合提及的角色语词出现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2020 年彼得堡气候对话，以及与中法外长的三边新闻发布会等场合。第二种是单独提及中国国际角色，共有 3 次，均为正向角色评价，使用的角色语词为“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的支柱”“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导者”和“卡托维兹气候变化会议协议中的搭桥者”。^② 这类单独谈及中国国际角色的语词出现在联合国秘书长出席 2019 年 6 月在华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发言中。值得指出的是，联合提及和单独提及两类语境的受话者群体有重要区别，前者面向国际社会，后者主要面向中国。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对中国作为“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支柱”使用了“承认 (recognize)”一词，对中国在“气候变化中的领导者”以及在卡托维兹气候变化会议中的桥梁者作用则未使用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语词。

2.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的公开发言中基本没有直接界定中国角色的语词表达，即对中国代表发言中强调的支持者、贡献者和发展中大国等角色语词没有直接引用和确认。明确提及中国的次数虽然较多，但多数情况只是在总干事个人经历的语境下出现；另一种情况是指称“77 国集团加中国”，因为该集团在粮农组织中立场协调程度较高，经常在具体议题辩论中作集体声明和发

^① UPU, “Statement on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Withdraw from the Universal Postal Union Treaties,” <https://www.upu.int/en/News/2018/10/Statement-on-the-decision-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to-withdraw-from-the-Universal-Postal-Union>, 2021-09-02; UN Watch, “U. S. Pulls out of UN Postal Union,” 2018-11-19, <https://unwatch.org/u-s-pulls-un-postal-union/>, 2021-09-02.

^② UNSG, “Secretary General’s Remark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19-04-26/secretary-generals-remarks-the-opening-ceremony-of-the-belt-and-road-forum-for-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2021-09-02.

言。直接谈及中国国际角色共7次,其中,关于中国政府和私营机构财务贡献的有3次,关于中国专家和职员贡献的2次,强调中国作为粮农组织创始成员国1次,提及中国在具体项目中的参与1次。从句法结构和语义色彩来看,关于中国地位、贡献和作用的表述使用英文中的被动句式,并没有使用“感谢”“赞赏”等主动结构,属于淡化感情色彩的陈述。整体而言,粮农组织对中国的国际角色保有正向评价,感情色彩较为中性。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提及中国的公开发言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分布不均衡性:2019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峰会,以及2次执行局会议的发言均未提及中国;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全球大流行,总干事在该组织机制性会议、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成员国信息会、媒体信息会以及其他相关场合的公开发言中提到中国国家名字共有119次之多,多为描述中国境内和中国以外的病例数据与传播情况,以及指涉病毒溯源的联合考察等。谈及中国国际角色的表述共15次,主要集中在两个场合,一是2020年1—2月疫情发生初期向媒体和成员国做关于来华实地考察及相关情况的信息通报会,二是2020年6月出席中方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与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但在该组织2020年成员国大会、峰会、执行局会议中未提及中国。

15次关于中国国际角色的语词表述中,谭德赛界定中国国际地位作用1次,称中国“是活性医药成分和多种医疗物资半成品的主要生产国”;就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具体做法、表现和成效的评价12次;肯定中国为全球疫情的贡献2次。世卫组织多次使用“赞赏”“感谢”“相信”“由于中国……”等主动式句法结构表达对对中国的评价,使用“严肃”(serious)、“坚定”(committed)、“积极”(active)、“令人印象深刻”(impressive)、“强有力”(strong)、“成功”(successful)等形容词来描述中国的行为及成效,尤其是明确陈述“中国应得到(deserve)我们的感谢与尊敬”,“中国在很多方面刷新了应对(国际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的标准,而这不是夸大其词”。^①谭德赛呼应和确认了中国自身作为“维护者、支持者和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观念,但其正向角色语词主要针对中国国内的抗疫政策和行动,未提及中国的国际贡献以及对世卫组织具体倡议、行动、业务的参与和贡献。

4.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主要在每年两届执行局全体会议上点评成员国在该组织重要计划项目中的参与、合作与贡献。在2019至2020年的四届执行局会上,阿祖莱对30多个国家以及欧盟、非盟和北欧国家集团(Nordiques

^① WHO, “Director-General’s Press Briefing on WHO Mission to China and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press-briefing-on-who-mission-to-china-and-novel-coronavirus-outbreak>, 2021-09-02.

Group)做出了与国际角色相关的话语表述。其中提到中国有四次,分别就彭丽媛教授作为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中国承办人与生物圈计划青年论坛、实施支持非洲教育的信托基金、举办非洲世界遗产保护能力建设论坛活动向中国表示致敬、赞赏和感谢。与世卫组织情况相似的是,阿祖莱关于中国作为“参与、合作与贡献者”的角色语词主要出现在与中国发起和主导的项目与活动有关的语境中,关于中国对教科文组织主要倡议和行动的关联性与贡献度论及较少。

5.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在 2019 和 2020 年度理事会、执行董事会以及各类财政部部长会、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中较少有关于主权国家国际角色的评论或表述,但在发展融资、国际债务等主题的会议、会谈、访谈中谈及中国 73 次,主要是以一种分析性视角谈论中国的经济状况、发展特性、贡献以及对中国国际角色作用的期望。马尔帕斯确认中国是世行的“重要合作方”“全球性参与者”,赞赏中国为发展融资所做的贡献,但更多强调中国身份与角色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经济的很多方面是先进的”,“增速变缓、反映了长期的结构局限性”,“疫情后出现强劲恢复、但内外不平衡性更加严重”。^① 马尔帕斯在个别场合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并称,比如“…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②将中国称为一个新兴的“主要放贷国”(major lender)和“双边债权国”(bilateral creditor)。^③ 世行对中国的国际角色扮演行为有明确的期望,一是希望中国提升债务透明度、更加注重法治,^④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合同透明度;^⑤二是鼓励和欢迎中国充分参与暂停偿债计划(DSSI),与世行开展更多的接触(engagement)和更紧密的关系(closer rela-

^① World Bank, “Remarks by 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David Malpass at China’s 1+6 Roundtable with Premier LI Keqiang,”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speech/2020/11/24/remarks-by-world-bank-group-president-david-malpass-at-chinas-16-roundtable-with-premier-li-keqiang>, 2021-09-02.

^② World Bank, “World Bank Group 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David Malpass at the 2020 Spring Meetings,”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speech/2020/04/17/transcript-world-bank-group-press-conference-by-president-david-malpass-at-the-2020-spring-meetings>, 2021-09-02.

^③ World Bank, “Confronting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hallenges of COVID-19: A Conversation with 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David Malpass,” 2020-12-14,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speech/2020/12/14/confronting-the-economic-and-financial-challenges-of-covid-19-a-conversation-with-world-bank-group-president-david-malpass>, 2021-09-02.

^④ World Bank, “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David Malpass Remarks at the High-level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Debt,”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statement/2020/07/08/world-bank-group-president-david-malpass-remarks-at-the-high-level-ministerial-conference-on-debt>, 2021-09-02.

^⑤ World Bank, “Confronting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hallenges of COVID-19: A Conversation with 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David Malpass,”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speech/2020/12/14/confronting-the-economic-and-financial-challenges-of-covid-19-a-conversation-with-world-bank-group-president-david-malpass>, 2021-09-02.

tions)。^① 世行认为中国在发展阶段和地位上有特殊性,在国际发展行动和策略上也有特殊性。

表2 联合国秘书长及专门机构领导人关于中国国际角色的语词及意涵

角色语词	联合国秘书长	粮农组织总干事	世卫组织总干事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世界银行行长
地位界定	最大的碳排放国、大型经济体、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支柱、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导者	粮农组织创始成员国	活性医药成分和多种医疗物资半成品的主要生产国		重要伙伴;发展中国家、但很多方面已较为发达;新兴的放贷国;最大的双边债权国
情感表达	承认		感谢;赞赏;充分相信	致敬;感谢;赞赏	感谢;希望
语义内容	做出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积极承诺;显示了要为气候变化发挥作用决心;为中国的承诺感到鼓舞;中国正在快速建设风力发电站;有利于中国转向高质量的经济;在卡托维兹气候变化会议中促进达成共识……	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会谈;收到来自中国公司的捐款;习近平主席宣布提供5千万美元支持南南合作……	抗击疫情的措施是强有力的;在支持全球应对疫情中发挥的作用;由于中国应对疫情成效,世界其他地方获得了机遇;关于透明度与合作的坚定承诺;信守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与支持的承诺;成功地快速分离出病毒基因序列并与国际社会分享;中非合作树立了国际团结互助的榜样……	彭丽媛教授作为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支持性平等全球优先事项;承办人与生物圈计划青年论坛;实施支持非洲教育的信托基金;举办非洲世界遗产保护能力建设论坛并提供资助	在现有发展程度下提供国际金融援助;国内经济发展面临长期结构性挑战;对全球经济复苏十分重要;对国际减债止债非常重要;透明度是重要关切和期望;希望充分参与全面止债计划……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及专门机构官方网站领导人发言稿整理。参见 UN Secretary-General, “Statements/Reports,”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ecretary-generals-speeches>; WHO, “Director-General’s Speeches,” <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 FAO, “Speeches, Director-General,” <https://www.fao.org/director-general/speeches/en/>; UNESCO, “Director-General,” <https://www.unesco.org/en/director-general>; World Bank, “Leadership, President of World Bank Groups,” <https://www.worldbank.org/en/about/people/d/david-malpass>. 2021-09-02。

^① World Bank, “Remarks by 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David Malpass at Session 1 of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Meeting,”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speech/2021/02/26/remarks-by-world-bank-group-president-david-malpass-at-the-g20-finance-ministers-and-central-bank-governors-meeting>, 2021-09-02.

从联合国秘书长及四个专门机构领导人在正式场合谈及中国国际角色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出，国际组织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审视总体呈现有限的正向认同。一方面，极少直接肯定中国作为支持者、维护者和贡献者的国际角色；另一方面，对中国参与和贡献的评价局限于部分计划、项目和资金。此外，因为若干强正向角色语词出现在中方主导、面向中国领导人与民众的特定场合，所以其强正向性有一定的相对性。总体而言，联合国机构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角色可初步归纳为：重要参与者、合作者、新兴和初步的贡献者、需进一步融入多边规范的和独特的发展中国家。

（三）两种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角色：共识与差异

在同一时段、同一场域中，中国自我视角与联合国机构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角色呈现出一系列共识性与差异性（参见表3）。中国作为重要成员、支持和维护国际组织与多边体系的角色形成了自我—他者共识，中国自我视角下所强调的贡献者、发展中国家等根本性角色得到了他者视角的有限认同。自我与他者视角下有共识性的中国国际角色是“支持/维护者”，说明这不仅是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定位及行为取向的认知与要求，也符合中国以外的他者期待，得到了普遍认同与内化。在联合国各机构的角色话语中，无论是对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地位的强调，还是对其作为“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支柱”的认可，以及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具体业务和项目的描述，都显示出中国对国际组织所承载的理念、秩序、事业的支持维护，说明中国作为支持/维护者的正向、根本性角色实现了较为成功的建构。同时，推动和引领变革的改革者角色既没有在中国的具体情境性角色话语中体现，也没有被联合国机构领导人提及，这也说明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多边秩序的维护支持远远大于改变与创新。

表3 2019—2020年中国在联合国机构中国国际角色的自我与他者视角语词对比

角色建构场域 (2019—2020年)	自我视角的角色观念	他者视角的角色评价
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创始成员国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多边主义的践行者 负责任大国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最大的碳排放国 大型经济体 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支柱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导者

(续表)

角色建构场域 (2019—2020年)	自我视角的角色观念	他者视角的角色评价
粮农组织	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者 会费贡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粮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粮农组织坚定支持者 发展中大国	粮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预算外捐款提供者 有合作潜力者
世卫组织	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维护者 世界卫生组织支持者 抗击疫情负责任国家 负责的发展中国家 公共产品(疫苗)贡献者	重要医疗物资生产国 有效防控疫情者 信守医疗援助承诺者
教科文组织	教科文组织长久的支持者 多边主义践行者 团结合作维护者 业务工作积极参与者 文明间对话倡导者	非洲和性别平等两大全球优先事项支持者
世界银行	多边主义支持者 负责任大国 现行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 发展中大国 发展援助提供者	特殊(部分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新兴的放贷国 最大的双边债权国 非巴黎俱乐部成员
总体评价	维护者 支持者 贡献者 多边主义践行者 负责任大国 发展中国家	重要成员 支持、维护者 参与、合作者 新兴和初步的贡献者 需进一步融入多边规范的、独特的发展中国家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自我与他者视角下存在一定差异的是“贡献者”“发展中国家”和“多边主义践行者”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关于“贡献者”的差异在于自我认知与他者评价之间存在程度上的落差。中国近年在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中都将自身贡献作为一项重点突出强调,希望外界能够看到并重视中国快速上涨的会费、预算外捐款以及承办国际活动等方面的实际贡献,同时也表达中国愿意继续贡献的良好意愿。中国的既有贡献在联合国专门机构领导人话语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映现(mirror)与回应(echo),但总体而言并未被认为在国际组织整体或在国际议程全局中具有核心地位或突出分量。这一是由于中国在21世纪第

二个十年以来才由受益者、受援者转变为贡献者，作为“新兴”贡献者的角色被接受和内化还需要时间和过程。另一方面，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贡献主要聚焦一些特定计划项目，且多数是由中国发起、倡议或直接关切的项目，这属于局部性、补充性贡献，而非整体性、支柱性贡献。

对“发展中国家”角色认知的差异在于内涵理解不同。中国在各类多边场合坚持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但联合国秘书长在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特别峰会上称“G20集团应与发展中世界团结起来”，^①但中国的政策认为具有“G20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在联合国各机构的具体情境中，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被增添了诸多附加解释性内容。比如，通过谈及中国与非洲合作以及中国支持南南合作的行动含蓄地认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范畴，但这些语境同时与中国作为新兴出资方、债权国等非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角色紧密联系。此外，还有国际组织明确指出中国至少已经部分地不再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与特质，在国际发展与债务关系中和发达国家同处一个行列、共享利益关切，这些都是传统发展中国家定义中所不具备的特殊内涵。

关于“多边主义践行者”也存在差距。支持践行多边主义已成为中国多边外交话语中的核心语词，但自我视角下的践行多边主义更多是一种原则性态度的表达。中国关于“践行多边主义”的表达通常可以在语义上转译为支持维护国际组织及其理念、行动，起到支撑、强化中国“支持/维护者”这一根本性角色的作用，而践行多边主义具体对应的角色内涵阐述并不明确。国际组织他者视角下把中国国际角色与多边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给予正向评价只有一次，还是在中国主场举办活动的场合，因此总体而言与中国自我认知的共识程度较低。

联合国机构领导人指称的“多边主义支柱”“坚定的多边主义支持者”等角色语词主要用于对挪威、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以及欧盟的评价表述中。从语义上看，国际组织对“多边主义”的界定与评述重点在于一国是否参与该组织的核心议程与重大倡议，是否对该组织发起的多边行动给予实质性财务与智力支持等。比如，联合国秘书长和世卫组织总干事多次对德国、法国做出“多边主义支柱”的角色评价，原因是德法两国最早倡议并资助世卫组织设立新冠肺炎应对机制加速计划(ACT Accelerator)。由于这一计划被世卫组织甚至联合国视为通过多边合作应对新冠疫情的核心机制，因此，德法的国际抗疫行动体现了“多边性”。中国2020年初就开始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提供病毒检测、抗疫物资以及疫苗等援助，但在世卫组织倡议半年后才加入其

^① UNSG, “Remarks at G20 Virtual Summit on COVID-19 Pandemic,”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20-03-26/remarks-g-20-virtual-summit-covid-19-pandemic>, 2020-03-26, 2021-09-02.

新冠肺炎应对机制加速计划,与国际组织存在着行动上的不同节奏。

自我—他者视角的最大差异在于对成员国“负责任”的评价,而这与遵循多边主义规范相关。中国是坚持多边主义的“负责任大国”,但联合国机构对此极少做出明确回应。这一差异并非是“负责/不负责”的二元对立,而是对所谓“负责”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表述。负责、担当是中国的外交用语,并以履行国际组织会费等法定义务与拥护联合国宪章等作为语义原则支撑。但是,责任、负责等是国际组织领导人的低频语词,主要出现在“负责任全球公民(responsible global citizens)”的概念中,不指涉成员国。在英文和法文中,履行义务(obligation)与承担责任(responsibility)存在很大语义差别,消极地为某件事后果负责与积极地为某项事业负责也有不同的表达。尤为重要的是,中文表达中积极的负责任与英文、法文中的responsible语义相差甚远,需要根据不同语境转化为贡献、支持和具体做事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这一语义差别无疑增加了负责任大国角色观念被他者理解认可的难度。

四、对中国国际角色的思考

对联合国机构场域中中国国际角色的现状进行研究可为推进新时代大国外交提供重要参考。中国的国际体系支持者和维护者的国际角色建设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国际社会贡献者、多边主义践行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角色仍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这种差异反映出在角色概念、内涵和支撑性行动上仍需与联合国体系进一步磨合,对联合国业务的参与需要更加深入、突出重点和创造特色。

第一,为增加自我—他者视角的互动,需要深入参与联合国体系的常规计划项目。国际组织领导人在机制性会议中对成员国的正面评价大多源于成员国对该组织常规计划项目的参与和贡献。自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广泛参与各领域、各机构的工作,积极承担缴纳会费义务、派设常驻外交使团、参与机制性会议活动,成为成功构建国际体系维护者和支持者角色的重要实践基础。尽管国际组织领导人近年来对中国主场举办的活动给予高度评价且被国内媒体广为传播,但这一定程度上是其根据受话者对象和范围采用了不同的话语策略,效果有限且并未延展至国际组织本体的关键政策,难以形成持续性影响。常规计划项目是指国际组织经成员国大会批准、由常规预算而非预算外资金支持、有明确实施周期和预期目标的项目和活动。常规计划项目的设计、实施、监管是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各业务领域专门机构日常工作的主体,也各国在成员国大会、监理机构会议等场合关注与辩论的核心议题,而国际组织的内部治理、工作方法、管理与财务等都是对计划项目的辅助

和支撑。联合国各机构均较少在机制性会议中提及中国,说明中国需通过深入参与国际组织的常规计划项目进一步将自身影响力主流化。以常规计划项目为龙头,进一步提升中国在联合国体系核心业务中的实质性参与,是有效建构中国国际角色的一项必要任务。

第二,为加深他者视角的认知与认同,需要在联合国体系内培育和塑造多边外交支点。联合国各机构对中国作为贡献者、多边主义践行者等角色的认可度不足,反映了中国目前比较缺乏能够对国际组织多边合作发挥支柱性作用的切入点、缺乏可体现中国独特作用和专长的有机结合点。联合国体系内议题领域广泛,与中国国家利益的相关程度各有不同。随着中国在各领域、各机构业务参与程度的不断深化,日益面临多边外交战略布局与外交资源重点部署的挑战。可推动“利基外交”思维,借鉴依托本国专长并同国际组织业务议题有机融合,选择具有高度利他性和国际普惠性的议题领域,打造能够体现中国胸怀和中国智慧的合作支点,使中国持久而深入地同某一领域、某一议题、某一计划行动相关联,形成一种相互依存与支撑的共生关系,提升中国国际角色的可视度。

第三,追求长期性认同,强化在联合国体系内政策行为的一致性。国际体系维护者和支持者的成功角色建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努力的成果,表明已经完成了国际体系中特定的角色适应与角色改变过程。中国一直被联合国体系各机构视为“新兴的”支持者、贡献者,保持对相关计划项目的承诺和投入、稳定已有的正向角色认同已是当然的政策选项。但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利益诉求是多样的、甚至是多重和矛盾的,^①这尤其需要保持定力,在积极沟通中诠释复杂性、澄清模糊性、展示特殊性与规范性的兼容,增信释疑,在技术层面进行角色适应与调整。拓展更加丰富多元的国际角色要有战略定力和长远眼光,注重不同议题领域、不同阶段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内在协调一致性。当前,中国的政策宣示中较好地保持了根本性角色与情景性角色的协调一致,未来还应该更加注重加强各场合政策宣示与具体行动之间的一致性,支撑有利于角色塑造的积极叙事和国际角色的感召力。

积极推进国际角色建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命题。超越自我视角,以自我—他者的综合视角来检视中国在联合国机构中的国际角色现状,不仅有利于获得对中国当前国际角色的全景认知,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力建设和多边外交实践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国家的国际角色塑造总是处在自我与他者、施动者身份与体系结构的持续互动进程中,中国的国际角色塑造也将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进程。

^① 贾庆国:《国际秩序之变与中国作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53—60页。